

那現在其實我覺得當整個那個黑，就是，嘖，整個議題本來好像是被鎖在一個非常沉重的大門後面，那現在這個門藉由這個運動的能量其實被打開了，一旦被打開了以後，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問題就可以討論得更深入，所謂討論得更深入指的是說，開始涉及到了不同的產業，我們所可能面對自己的衝擊，我覺得那個到各論，第三個層次的問題，一定都還是從你自己個人的產業知識，對於產業的了解跟產業的認識開始。

所以對於每一個，不管是還在就學還是說已經畢業，每一個科系的學生來講，我相信以這次服貿所開放產業類別範圍之廣、種類之多，你大概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自己對應的，跟自己有關係的產業在什麼樣的地方。那就前面分兩個層次的問題，我相信過去這幾個月，大概8、9個月吧，所產生的論述也很多了，那現在在網路上面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收集得到。

那對於我們來講，你剛剛講的，某個程度上也是對於我們在想要去推動這件事情的人面臨的挑戰，所謂面臨的挑戰指的是說，就學者寫的東西通常是寫給學者看，他連學生都不是，就是連寫給學生看都不是，就是學者寫給學者看，就一群人，專門在校園，那當然那個是有學術規格上面的要求，但是到公共政策領域當中，對於我們永遠的挑戰都是在於說，怎麼樣把專業的知識，你如果要有動力，就是那個知識要有力量的話，你必須要訓練你自己說，你要把說得一半人都可以聽得懂，那換句話來講就是說，你也可以去嘲諷學者說，如果他講出來的東西沒有讓一般的人聽得懂的話，那老實講，你可以去質詢說他到底懂不懂他自己在講的東西，因為包裝在專業，任何的專業術語、專業概念背後，它還是有一個基本的道理跟原則，他能夠把那些道理跟原則講清楚，對於在推動運動的過程當中是必要的。那但是我必須要承認這件事情並不，不容易啦，我們大家都還不斷地在努力、在改進當中。

主持人：二樓的朋友。

提問1：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在那個媒體還有電視有看到就是說，這個反服貿這個已經結束了，可是後面要怎麼去follow，我是想是讓我們探討，還有就是說，我們之後要怎麼樣去參與或是去幫忙，應該是怎麼樣是比較正確的方式，謝謝。

提問2：是這樣子，剛才才提到統獨的問題，那就我知道，我們現在的國家叫作

中華民國，那問題是我們的國際社會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，那接下來我們臺灣要怎麼走出，那個請老師做簡短的解釋一下。

(老師等一下還有第三個)

提問3：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要請問一下，像中時代理出版的王周刊，那王周刊價值法律來試辦，那很多的學說它也包含其中，(幹~~太不清楚了不想打)(不好意思，這個人的發問連用聽的都聽不懂，放棄)

好可以，我按照順序，第一個事情是，當我們4月10號說要出關播種、轉守為攻，在講這句話的時候，講得是100%認真的誠懇，因為其實等到，其實我們盤點完了我們的運動訴求，張慶忠的那個會是無效的，服貿退回委員會，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法制化，國民兩黨都同意要讓它付委審查，那王金平在他國會議長的權限當中，就先立法再審查，雖然他講的是先立法，沒有完成立法他不會協商，但是你如果了解實際上面國會運作的狀況，大概在他國會職權的範圍，當國會議長職權範圍當中，只要他守住他的那個承諾，沒有去主持朝野協商，這個局就是會按照先立法再審查的局勢處理下去。

那我們看到的狀況是說，當大部分的訴求都達到了階段性的進展，但是有很多幹部全部都被綁在立法院這裡，從議場 青島東到濟南路，一天24小時的運轉，事實上它耗費的人力非常非常的大，然後再加上民主程序的問題，每天開會的時數、時間非常的驚人，大概一天花8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在開會，那當然我知道在整個做決定的過程當中，可能有一些沒有參與到的朋友，他們難免會去批評說民主機制做得還不夠好，那這個我們都虛心接受，未來也會盡量的去改進。

但是我可以很負責的跟各位講說，任何的決定都不是少數一兩個人做的，以最後禮拜四要離開議場的這個決定，從一開始提案到最後定案，大概參與那個，真的有在就是參與那個會議討論的，不管是學生的工作小組、NGO的工作小組，最後的決定有參與討論多達一百多個人，大家討論出來，確定了以後再宣布。那也是因為花了24小時以上的時間討論，那那麼多人參與根本是不可能保密，所以才導致說在這個宣布以前，有一家報紙就是蘋果，他已經把它登出來。

那那個時候在我們的角度，當然是都綠，就是看了臉都綠了，因為都還沒定案，還沒定案報紙就把它登出來，那對於其他還沒有參與討論到的朋友來講，看

了那個報導一定加袂爽(台語)，啊我那欸攏無知影，林已經決定啊，報紙攏刊揣啊(台語)，那你接下來找我們商量只是告知的性質，而不是真的討論的性質，那個不滿的情緒因此而生，我們都可以了解。

4月10號，其實到今天，主要的工作幹部也其實都沒閒著，因為善後的物資跟財務的清點很重要，因為錢的事情我們一定要做得乾乾淨淨，錢的事情如果不做乾淨的話，接下來遭受到的抨擊跟那個後座力會非常強。那另外一方面是，還要跟他們的司法對戰，司法追殺啦去對戰，要準備，就是說雖然少數有幾個人心裡是很坦然的，大概都願意面對接下來不管發生什麼事情，但是我們還要去防止就是說他不必要的去擴大他要去清算的範圍，那那樣子對於未來整個運動會有一些殺傷力。

那最後說完這些背景以後，我就比較直接的回答你的問題是，接下來全島的巡迴一定會做，而且到全島巡迴的時候，我們會開始同時做組織的工作，但是我現在跟你講的這個都是大家基本上有共識的方向，具體的內容跟細節還有待於一個，另外一個聯席會議的討論跟確認，但是我們跟大家承諾一個基本的方向是沒有什麼改變的。

那當然在我們下去做巡迴跟組織串連的過程當中，事實上也就是在跟目前政府所正在進行的宣傳戰在對，因為大家可以發現其實在我們出關以前，我們後來會開始意識到說，出去很重要是，在我們出關以前，馬政府他們的宣講團已經開始在全國各個地方，開到校園當中，像杜紫軍啊、像李淳啊，他們那些人開始到校園裡面。那對於我們來講，當然除了校園跟一般公民直接的接觸，溝通交換意見都很重要，而且出去的時候，我們希望能夠有實體的紙、宣傳的東西，譬如說有些人他就是不習慣在電腦上面看資訊，不玩臉書，不玩Internet，那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說帖出去，給一般的人就非常直接的文字，淺顯易懂就可以了。

那那些巡迴跟組織，草根組織的工作都是我們接下來會去做的，那你說如果有興趣的民眾，我覺得每一個人他的公共參與的程度完全按照自己的能力跟興趣，你可以由下而上的爬，所謂的最基本的是說，欸，我即使不來參加任何一場巡迴，但是我自己從我自己可以掌握的資訊管道跟時間，我了解這些內容，那我給自己定一個目標就好了，就是我去找我身邊日常生活周遭的，我去找十個人聊服貿這件事情，找他們聊這件事情，而且可以很清楚的把我接收到正確的資訊告訴你的朋友、告訴你的親人，那我覺得這種程度的參與，表面上面看起來很初步，但是

他可以發揮的效果很大，你試一下，如果真的我們在凱道的那50萬人，每一個人回去都做這件事情的話，就500萬人，那絕對不是一股非常小的力量。